

解
深
密
經

佛教正覺同修會 恭印
公元二〇二〇年四月

解
深
密
經

佛教正覺同修會 恭印
公元二〇二〇年四月

《解深密經》

大唐三藏法師 玄奘 奉詔譯

《解深密經》 卷第一

〈序品〉第一

如是我聞：一時薄伽梵住最勝光曜七寶莊嚴，放大光明，普照一切無邊世界無量方所；妙飾間列，周圓無際其量難測，超過三界所行之處，勝出世間善根所起、最極自在淨識爲相、如來所都；諸大菩薩眾所雲集，無量天、龍、藥叉、健達縛、阿素洛、揭路荼、緊捺洛、牟呼洛伽、人非人等常所翼從，廣大法味喜樂所持；現作眾生一切義利，滅諸煩惱、災橫、纏垢，遠離眾魔，過諸莊嚴，如來莊嚴之所依處；大念慧行以爲遊路，大止妙觀以爲所乘，大空、無相、無願解脫爲所入門，無量功德眾所莊嚴大寶華王眾所建立大宮殿中。

是薄伽梵最清淨覺：不二現行，趣無相法，住於佛住，逮得一切佛平等性，到無障處；不可轉法，所行無礙；其所安立不可思議，遊於三世平等法性，其身流布一切世界，於一切法智無疑滯，於一切行成就大覺，於諸法智無有疑惑，凡所現身不可分別，一切菩薩正所求智，得佛無二，住勝彼岸，不相間雜；如來解脫妙智究竟，證無中邊；佛地平等極於法界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。與無量大聲聞眾俱：一切調順，皆是佛子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，戒善清淨，趣求法樂；多聞、聞持，其聞積集；善思所思，善說所說，善作所作；捷慧、速慧、利慧、出慧、勝抉擇慧、大慧、廣慧、及無等慧，慧寶成就，具足三明，逮得一切現法樂住；大淨福田，威儀寂靜，無不圓滿；大忍柔和，成就無減，已善奉行如來聖教。

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，從種種佛土而來集會；皆住大乘，遊大乘法，於諸眾生其心平等，離諸分別及不分別；種種分別、摧伏一切眾魔怨敵，遠離一切聲聞、獨覺所有作意，廣大法味喜樂所持，超五怖畏，一向趣入不退轉地，息一切眾生一切苦惱所逼迫地而現在前；其名曰：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，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，法涌菩薩摩訶薩，善清淨慧菩薩摩訶薩，廣慧菩薩摩訶薩，德本菩薩摩訶薩，勝義生菩薩摩訶薩，觀自在菩薩摩訶薩，慈氏菩薩摩訶薩，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等而爲上首。

〈勝義諦相品〉第二

爾時，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，即於佛前，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言：「最勝子！言一切法無二；一切法無二者，何等一切法？云何爲無二？」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一切法者略有二種，一者有爲，二者無爲。是中『有爲』非有爲非無爲；『無爲』亦非無爲非有爲。」如理請問菩薩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言：「最勝子！如何『有爲』非有爲非無爲？『無爲』亦非無爲非有爲？」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言有爲者，乃是本師假施設句；若是本師假施設句，即是遍計所集言辭所說，若是遍計所執言辭所說，即是究竟種種遍計言辭所說，不成實故，非是有爲。善男子！言無爲者，亦墮言辭施設。離有爲無爲，少有所說，其相亦爾。然非無事而有所說。何等爲事？謂諸聖者，以聖智、聖見離名言故現正等覺，即於如是離言法性，爲欲令他現等覺故，假立名想，謂之有爲。善男子！言無爲者，亦是本師假施設句；若是本師假施設句，即是遍計所執言辭所說；若是遍計所執言辭所說，

即是究竟種種遍計言辭所說；不成實故，非是無爲。善男子！言有爲者，亦墮言辭。設離無爲有爲，少有所說，其相亦爾。然非無事而有所說。何等爲事？謂諸聖者以聖智、聖見離名言故現正等覺，即於如是離言法性，爲欲令他現等覺故，假立名想，謂之無爲。」

爾時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，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言：「最勝子！如何此事、彼諸聖者以聖智、聖見離名言故現正等覺？即於如是離言法性、爲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、或謂有爲？或謂無爲？」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善幻師或彼弟子，住四衢道，積集瓦礫草葉木等，現作種種幻化事業，所謂象身、馬身、車身、步身、末尼、眞珠、琉璃、螺貝、壁玉、珊瑚，種種財穀庫藏等身。若諸眾生愚癡頑鈍惡慧種類，無所知曉，於瓦礫草葉木等上諸幻化事，見已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所見者，實有象身，實有馬身、車身、步身、末尼、眞珠、琉璃、螺貝、壁玉、珊瑚、種種財穀庫藏等身。』如其所見，如其所聞，堅固執著，隨起言說：『唯此諦實，餘皆愚妄。』彼於後時應更觀察。」

「若有眾生非愚非鈍，善慧種類，有所知曉，於瓦礫草葉木等上諸幻化事，見已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所見者，無實象身，無實馬身、車身、步身、末尼、眞珠、琉璃、

螺貝、璧玉、珊瑚、種種財穀庫藏等身；然有幻狀，迷惑眼事，於中發起大象身想，或大象身差別之想，乃至發起種種財穀庫藏等想，或彼種類差別之想。』不如所見、不如所聞堅固執著，隨起言說：唯此諦實，餘皆愚妄。爲欲表知如是義故，亦於此中隨起言說，彼於後時不須觀察。」

「如是，若有眾生是愚夫類、是異生類，未得諸聖出世間慧，於一切法離言法性不能了知；彼於一切有爲、無爲，見已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所得者決定實有有爲、無爲。』如其所見，如其所聞，堅固執著，隨起言說：『唯此諦實，餘皆癡妄。』彼於後時應更觀察。若有眾生非愚夫類，已見聖諦，已得諸聖出世間慧，於一切法離言法性，如實了知；彼於一切有爲、無爲，見已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所得者，決定無實有爲、無爲，然有分別所起行相，猶如幻事，迷惑覺慧，於中發起爲、無爲想，或爲、無爲差別之想。』不如所見、不如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：『唯此諦實，餘皆癡妄。』爲欲表知如是義故，亦於此中隨起言說，彼於後時不須觀察。如是，善男子！彼諸聖者於此事中，以聖智、聖見離名言故，現正等覺，即於如是離言法性，爲欲令他現等覺故，假立名想：謂之有爲，謂之無爲。」爾時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，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：「

佛說離言無二義，甚深非愚之所行；

愚夫於此癡所惑，樂著二依言戲論。

彼或不定或邪定，流轉極長生死苦；

復違如是正智論，當生牛羊等類中。」

爾時，法涌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從此東方過七十二殍伽河沙等世界，有世界名具大名稱，是中如來號廣大名稱；我於先日從彼佛土發來至此。我於彼土曾見一處，有七萬七千外道并其師首，同一會坐，爲思諸法勝義諦相；彼共思議，稱量觀察遍尋求時，於一切法勝義諦相，竟不能得；唯除種種意解，別異意解，變異意解；互相違背，共興諍論，口出矛_攢，更相_攢已、刺已、惱已、壞已，各各離散。世尊！我於爾時竊作是念：『如來出世，甚奇希有，由出世故，乃於如是超過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，亦有通達作證可得。』」說是語已，爾時世尊告法涌菩薩摩訶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是如是。如汝所說：『我於超過一切尋思勝義諦相，現正等覺；現等覺已，爲他宣說，顯現開解，施設照了。』何以故？我說勝義，是諸聖者內自所證；尋思所行，是諸異生展轉所證。是故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復次法涌！我說勝義無相所行，尋思但行有相境界；是故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」

復次法涌！我說勝義不可言說，尋思但行言說境界；是故法涌！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復次法涌！我說勝義絕諸表示，尋思但行表示境界；是故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復次法涌！我說勝義，絕諸諍論，尋思但行諍論境界；是故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法涌當知：譬如有人盡其壽量，習辛苦味；於蜜、石蜜上妙美味不能尋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；或於長夜，由欲貪勝解、諸欲熾火所燒然故，於內除滅一切色聲香味觸相；妙遠離樂不能尋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或於長夜，由見聞覺知表示勝解，樂著世間諸樂不能尋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或於長夜，由見聞覺知表示勝解，樂著世間諸樂不能尋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或於長夜，由見聞覺知表示勝解，樂著世間諸樂不能尋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法涌當示故，於永除斷一切表示薩迦耶滅究竟涅槃不能尋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法涌當知：譬如有人於其長夜，由有種種我所攝受諍論勝解，樂著世間諸諍論故，於北拘盧洲無我所、無攝受、離諍論，不能尋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如是法涌！諸尋思者，於超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不能尋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」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：「

內證無相之所行，不可言說絕表示，

息諸諍論勝義諦，超過一切尋思相。」

爾時善清淨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甚奇，乃至世尊善說，謂世尊言：『勝義諦相微細甚深，超過諸法一異性相，難可通達。』世尊！我即於此曾見一處，有眾菩薩等、正修行勝解行地，同一會坐，皆共思議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異性相。於此會中，一類菩薩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。』一類菩薩復作是言：『非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，然勝義諦相異諸行相。』有餘菩薩疑惑猶豫，復作是言：『是諸菩薩，誰言諦實？誰言虛妄？誰如理行？誰不如理？或唱是言：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。或唱是言：勝義諦相異諸行相。』世尊！我見彼已，竊作是念：『此諸善男子，愚癡頑鈍，不明不善，不如理行；於勝義諦微細甚深，超過諸行一異性相，不能解了。』說

是語已，爾時，世尊告善清淨慧菩薩摩訶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說：『此諸善男子愚癡頑鈍，不明不善，不如理行；於勝義諦微細甚深、超過諸行一異性相不能解了。』何以故？善清淨慧！非於諸行如是行時，名能通達勝義諦相，或於勝義諦而得作證。何以故？善清淨慧！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，應於今時一切異生皆已見諦；又諸異生皆應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，或應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，已見諦者於諸行相應不除遣，若不除遣諸行相者，應於相縛不得解脫；此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解脫故，於粗重縛亦應不脫；由於二縛不解脫故，已

見諦者應不能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，或不應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善清淨慧！由於今時非諸異生皆已見諦，非諸異生已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，亦非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相』，不應道理。若於此中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』者，由此道理，當知一切非如理行，不如正理。善清淨慧！由於今時非見諦者，於諸行相不能除遣；然能除遣。非見諦者，於諸相縛不能解脫；然能解脫。非見諦者於粗重縛不能解脫；然能解脫。以於二障能解脫故，亦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；或有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相』，不應道理。若於此中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』者，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，不如正理。」

「復次，善清淨慧！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，如諸行相墮雜染相，此勝義諦相亦應如是墮雜染相。善清淨慧！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，應非『一切行相共相』名勝義諦相。善清淨慧！由於今時，勝義諦相非墮雜染相諸行共相，名勝義諦相，是故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相』不應道理；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相』，不應道理。若於此中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』，或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』者，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，不如正理。」

「復次！善清淨慧！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，如勝義諦相於諸行相無有差別，一切行相亦應如是無有差別；修觀行者於諸行中，如其所見，如其所聞，如其所覺，如其所知，不應後時更求勝義。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，應非諸行唯無我性、唯無自性之所顯現；是勝義相又應俱時別相成立，謂雜染相及清淨相。善清淨慧！由於今時一切行相皆有差別，非無差別；修觀行者於諸行中，如其所見，如其所聞，如其所覺，如其所知，復於後時更求勝義。又即諸行唯無我性、唯無自性之所顯現，名勝義相；又非俱時染淨二相別相成立，是故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，或一向異』，不應道理。若於此中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，或一向異』者，由此道理，當知一切非如理行，不如正理。」

「善清淨慧！如螺貝上鮮白色性，不易施設與彼螺貝一相、異相；如螺貝上鮮白色性，金上黃色亦復如是；如箜篌聲上美妙曲性，不易施設與彼箜篌聲一相、異相；如黑沉上有妙香性，不易施設與彼黑沉一相、異相；如胡椒上辛猛利性，不易施設與彼胡椒一相、異相；如胡椒上辛猛利性，訶梨淡性亦復如是。如蠹羅綿上有柔軟性，不易施設與彼蠹羅綿一相、異相；如熟酥上所有醍醐，不易施設與彼熟酥一相、異相。又如一切行上無常性、一切有漏法上苦性、一切法上補特伽羅無我性，不易施設與彼行

等一相、異相。又如貪上不寂靜相及雜染相，不易施設此與彼貪一相、異相；如於貪上，於瞋癡上，當知亦爾。如是，善清淨慧！勝義諦相不可施設與諸行相一相、異相。善清淨慧！我於如是微細極微細，甚深極甚深，難通達極難通達，超過諸法一異性相勝義諦相、現正等覺；現等覺已，爲他宣說，顯示開解，施設照了。」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「

行界勝義相，離一異性相，

若分別一異，彼非如理行。

眾生爲相縛，及彼粗重縛，

要勤修止觀，爾乃得解脫。」

爾時世尊告長老善現曰：「善現！汝於有情界中，知幾有情懷增上慢？爲增上慢所執持故，記別所解？汝於有情界中，知幾有情離增上慢？記別所解？」爾時長老善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知有情界中，少分有情離增上慢，記別所解。世尊！我知有情界中，有無量無數不可說有情懷增上慢，爲增上慢所執持故，記別所解。世尊！我於一時，住阿練若大樹林中，時有眾多苾芻亦於此林依近我住。我見彼諸苾芻於日後分，展轉聚集，依有所得現觀，各說種種相法，記別所解。於中一類，由得蘊故，得蘊相故，

得蘊起故，得蘊盡故，得蘊滅故，得蘊滅作證故，記別所解。如此一類，由得蘊故；復有一類，由得處故；復有一類，得緣起故；當知亦爾。復有一類由得食故，得食相故，得食起故，得食盡故，得食滅故，得食滅作證故，記別所解。復有一類由得諦故，得諦相故，得諦遍知故，得諦永斷故，得諦作證故，得諦修習故，記別所解。復有一類由得界故，得界相故，得界種種性故，得界非一性故，得界滅故，得界滅作證故，記別所解。復有一類由得念住故，得念住相故，得念住能治所治故，得念住修故，得念住未生令生故，得念住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廣故，記別所解。如有一類得念住故，復有一類得正斷故，得神足故，得諸根故，得諸力故，得覺支故，當知亦爾。復有一類，得八支聖道故，得八支聖道相故，得八支聖道能治所治故，得八支聖道修故，得八支聖道未生令生故，得八支聖道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廣故，記別所解。」

「世尊！我見彼已，竊作是念：『此諸長老，依有所得現觀，各說種種相法，記別所解』；當知彼諸長老，一切皆懷增上慢，爲增上慢所執持故，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，不能解了。是故，世尊甚奇！乃至世尊善說！如世尊言：『勝義諦相微細最微細，甚深最甚深，難通達最難通達，遍一切一味相。』世尊！此聖教中修行 芻，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，尚難通達，況諸外道？」

爾時世尊告長老善現曰：「如是如是！善現！我於微細最微細，甚深最甚深，難通達最難通達，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，現正等覺；現等覺已，爲他宣說，顯示開解，施設照了。何以故？善現！我已顯示：於一切蘊中，清淨所緣是勝義諦；我已顯示：於一切處、緣起、食、諦、界、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中，清淨所緣是勝義諦。此清淨所緣，於一切蘊中是一味相，無別異相。如於蘊中，如是於一切處中乃至一切道支中，是一味相，無別異相。是故善現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。復次善現！修觀行苾芻，通達一蘊真如勝義法無我性已，更不尋求各別餘蘊、諸處、緣起、食、諦、界、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真如勝義法無我性，唯即隨此真如勝義無二智爲依止，故於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，審察趣證。是故善現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。復次善現！如彼諸蘊展轉異相，如彼諸處、緣起、食、諦、界、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展轉異相，若一切法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異相者，是則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應有因，從因所生；若從因生，應是有爲；若是有爲，應非勝義；若非勝義，應更尋求餘勝義諦。善現！由此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不名有因，非因所生，亦非有爲，是勝義諦。得此勝義，更不尋求餘勝義諦；唯有常常時、恆恆時，如來出世、若不出世，諸法法性安立，法界安住。

是故善現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。善現！譬如種種非一品類異相色中虛空，無相、無分別、無變異，遍一切一味相；如是異性異相一切法中，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，當知亦然。」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「

此遍一切一味相，勝義諸佛說無異；

若有於中異分別，彼定愚癡依上慢。」

〈心意識相品〉第三

爾時廣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；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者，齊何名爲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？如來齊何施設彼爲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？」說是語已，爾時世尊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：「善哉善哉！廣慧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。汝今爲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，哀愍世間及諸天、人、阿素洛等，爲令獲得義利安樂，故發斯問。汝應諦聽，吾當爲汝說心、意、識祕密之義。廣慧當知：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，墮彼彼有情眾中，或在卵生、或在胎生、或在濕生、或在化生，

身分生起；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，展轉和合增長廣大，依二執受：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，二者相、名、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。有色界中具二執受，無色界中不具二種。廣慧！此識亦名阿陀那識，何以故？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。亦名阿賴耶識，何以故？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、同安危義故。亦名為心，何以故？由此識『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』等積集滋長故。廣慧！阿陀那識為依止、為建立故，六識身轉——謂眼識、耳鼻舌身意識。此中有識——眼及色為緣生眼識，與眼識俱轉隨行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；有識——耳鼻舌身及聲香味觸為緣，生耳鼻舌身識，與耳鼻舌身識俱轉隨行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。』

「廣慧！若於爾時一眼識轉，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，與眼識同所行轉；若於爾時二三四五諸識身轉，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同所行轉。廣慧！譬如大瀑水流，若有一浪生緣現前，唯一浪轉；若二若多浪生緣現前，有多浪轉。然此瀑水自類恆流，無斷無盡。又如善淨鏡面，若有一影生緣現前，唯一影起；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，有多影起；非此鏡面轉變為影，亦無受用滅盡可得。如是，廣慧！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、為建立故，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，即於此時一眼識轉；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，即於此時五識身轉。廣慧！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、

爲建立故，於心、意、識祕密善巧，然諸如來不齊於此施設彼爲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。」

「廣慧！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，不見阿陀那識；不見阿賴耶，不見阿賴耶識；不見積集，不見心；不見眼、色及眼識；不見耳、聲及耳識；不見鼻、香及鼻識；不見舌、味及舌識；不見身、觸及身識；不見意、法及意識；是名勝義善巧菩薩，如來施設彼爲勝義善巧菩薩。廣慧！齊此名爲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，如來齊此施設彼爲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。」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：「

阿陀那識甚深細，一切種子如瀑流；

我於凡愚不開演，恐彼分別執爲我。」

《解深密經》卷第二

〈一切法相品〉第四

爾時德本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於諸法相善巧菩薩；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者，齊何名爲於諸法相善巧菩薩？如來齊何施設彼爲於諸法相善巧菩薩？」說是語已，爾時世尊告德本菩薩曰：「善哉！德本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。汝今爲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，哀愍世間及諸天、人、阿素洛等，爲令獲得義利安樂，故發斯問。汝應諦聽，吾當爲汝說諸法相。謂諸法相略有三種，何等爲三？一者遍計所執相，二者依他起相，三者圓成實相。」

「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？謂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別，乃至爲令隨起言說。云何諸法依他起相？謂一切法緣生自性，則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無明緣行乃至招集純大苦蘊。云何諸法圓成實相？謂一切法平等真如，於此真如，諸菩薩眾勇猛精進

為因緣故，如理作意、無倒思惟為因緣故，乃能通達；於此通達漸漸修習，乃至無上正等菩提，方證圓滿。」

「善男子！如眩醫人眼中所有眩醫過患，遍計所執相當知亦爾。如眩醫人眩醫眾相，或髮毛輪、蜂、蠅、莖勝，或復青、黃、赤、白等相差別現前；依他起相當知亦爾。如淨眼人，遠離眼中眩醫過患，即此淨眼本性所行無亂境界，圓成實相當知亦爾。善男子！譬如清淨頗胝迦寶，若與青染色合，則似帝青、大青末尼寶像，由邪執取帝青、大青末尼寶故，惑亂有情；若與赤染色合，則似琥珀末尼寶像，由邪執取琥珀末尼寶故，惑亂有情；若與綠染色合，則似末羅羯多末尼寶像，由邪執取末羅羯多末尼寶故，惑亂有情；若與黃染色合，則似金像，由邪執取真金像故，惑亂有情；如是，德本！如彼清淨頗胝迦寶上所有染色相應，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言說習氣，當知亦爾；如彼清淨頗胝迦寶上所有帝青、大青、琥珀、末羅羯多、金等邪執，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，當知亦爾；如彼清淨頗胝迦寶，依他起相，當知亦爾。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帝青、大青、琥珀、末羅羯多、真金等相，於常常時、於恆恆時無有真實，無自性性，即依他起相上由遍計所執相，於常常時、於恆恆時，無有真實，無自性性；圓成實相，當知亦爾。」

「復次德本！相、名、相應以爲緣故，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；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、執以爲緣故，依他起相而可了知；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、無執以爲緣故，圓成實相而可了知。善男子！若諸菩薩能於諸法依他起相上，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，即能如實了知一切無相之法；若諸菩薩如實了知依他起相，即能如實了知一切雜染相法；若諸菩薩如實了知圓成實相，即能如實了知一切清淨相法。善男子！若諸菩薩能於依他起相上，如實了知無相之法，即能斷滅雜染相法；若能斷滅雜染相法，即能證得清淨相法。如是德本！由諸菩薩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、依他起相、圓成實相故，如實了知諸無相法、雜染相法、清淨相法；如實了知無相法故，斷滅一切雜染相法；斷滅一切染相法故，證得一切清淨相法。齊此名爲於諸法相善巧菩薩，如來齊此施設彼爲於諸法相善巧菩薩。」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：「

若不了知無相法，雜染相法不能斷；

不斷雜染相法故，壞證微妙淨相法。

不觀諸行眾過失，放逸過失害眾生，

懈怠住法動法中，無有失壞可憐愍。」

〈無自性相品〉第五

爾時，勝義生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曾獨在靜處，心生如是尋思：世尊以無量門，曾說諸蘊所有自相、生相、滅相，永斷遍知，如說諸蘊諸處緣起，諸食亦爾；以無量門，曾說諸諦所有自相，遍知永斷，作證修習；以無量門，曾說諸界所有自相種種界性，非一界性，永斷遍知；以無量門，曾說念住所有自相能治所治及以修習，未生令生，生已堅住不忘，倍修增長廣大；如說念住，正斷、神足、根力、覺支亦復如是；以無量門，曾說八支聖道所有自相能治所治及以修習，未生令生，生已堅住不忘，倍修增長廣大。世尊復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，未審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說：『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』？我今請問如來斯義，惟願如來哀愍解釋，說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意。」

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勝義生！汝所尋思，甚為如理。善哉！」

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，汝今爲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，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，爲令獲得義利安樂，故發斯問。汝應諦聽！吾當爲汝解釋所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意。」

「勝義生當知：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意，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；所謂相無自性、生無自性性、勝義無自性性。善男子！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？謂諸法遍計所執相；何以故？此由假名安立爲相，非由自相安立爲相，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。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？謂諸法依他起相；何以故？此由依他緣力故有，非自然有，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。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性？謂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，說名無自性性。即緣生法，亦名勝義無自性性；何以故？於諸法中，若是清淨所緣境界，我顯示彼，以爲勝義無自性性；依他起相，非是清淨所緣境界，是故亦說名爲勝義無自性性；復有諸法圓成實相，亦名勝義無自性性；何以故？一切諸法，法無我性，名爲勝義，亦得名爲無自性性；是一切法勝義諦故，無自性性之所顯故，由此因緣，名爲勝義無自性性。善男子！譬如空花，相無自性性當知亦爾；譬如幻像，生無自性性當知亦爾；一分勝義無自性性，當知亦爾。譬如虛空，惟是眾色無性所顯，遍一切處；一分勝義無自性性，當知亦爾，法無我性之所顯故，遍一切故。善男子！我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密意，說

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。」

「勝義生當知，我依相無自性性密意，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；何以故？若法自相都無所有，則無有生；若無有生，則無有滅；若無生無滅，則本來寂靜；若本來寂靜，則自性涅槃；於中都無少分所有更可令其般涅槃故，是故我依相無自性性密意，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。善男子！我亦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，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；何以故？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，於常常時、於恒恒時，諸法法性，安住無爲，一切雜染不相應故；於常常時、於恒恒時，諸法法性安住故無爲，由無爲故無生無滅，一切雜染不相應故，本來寂靜自性涅槃；是故我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，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。」

「復次，勝義生！非由有情界中諸有情類，別觀遍計所執自性爲自性故；亦非由彼別觀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爲自性故，我立三種無自性性；然由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，增益遍計所執自性故，我立三種無自性性；由遍計所執自性相故，彼諸有情，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，隨起言說如如，隨起言說如是。如是由言說熏習心故，由言說隨覺故，由言說隨眠故，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，執著遍

計所執自性相如如，執著如是。如是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，執著遍計所執自性，由是因緣，生當來世依他起自性；由此因緣，或為煩惱雜染所染，或為業雜染所染，或為生雜染所染；於生死中，長時馳騁、長時流轉，無有休息；或在那落迦，或在傍生，或在餓鬼，或在天上，或在阿素洛，或在人中，受諸苦惱。」

「復次勝義生！若諸有情從本已來未種善根，未清淨障，未成熟相續，未多修勝解，未能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，我為彼故，依生無自性性，宣說諸法；彼聞是已，能於一切緣生行中，隨分解了無常無恒，是不安隱變壞法已，於一切行心生怖畏，深起厭患；心生怖畏深厭患已，遮止諸惡，於諸惡法能不造作，於諸善法能勤修習；習善因故，未種善根能種善根，未清淨障能令清淨，未熟相續能令成熟。由此因緣多修勝解，亦多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；彼雖如是種諸善根，乃至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，然於生無自性性中，未能如實了知相無自性性，及二種勝義無自性性；於一切行未能正厭，未正離欲，未正解脫，未遍解脫煩惱雜染，未遍解脫諸業雜染，未遍解脫諸生雜染；如來為彼更說法要，謂相無自性性，及勝義無自性性；為欲令其於一切行能正厭故、正離欲故、正解脫故、超過一切煩惱雜染故、超過一切業雜染故、超過一切生雜染故。彼聞如是所說法已，於生無自性性中，能正信解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，

簡擇思惟，如實通達；於依他起自性中，能不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相；由『言說不熏習智』故，由『言說不隨覺智』故，由『言說離隨眠智』故，能滅依他起相；於現法中，智力所持，能永斷滅當來世因。由此因緣，於一切行能正厭患，能正離欲，能正解脫，能遍解脫煩惱、業、生三種雜染。」

「復次勝義生！諸聲聞乘種性有情，亦由此道此行跡故，證得無上安隱涅槃；諸獨覺乘種性有情，諸如來乘種性有情，亦由此道此行跡故，說得無上安隱涅槃；一切聲聞、獨覺、菩薩，皆共此一妙清淨道，皆同此一究竟清淨，更無第二。我依此故，密意說言唯有一乘，非於一切有情界中，無有種種有情種性或鈍根性、或中根性、或利根性有情差別。善男子！若一向趣寂聲聞種性補特伽羅，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，終不能令當坐道場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由彼本來唯有一下劣種性故，一向慈悲薄弱故，一向怖畏眾苦故。由彼一向慈悲薄弱，是故一向棄背利益諸眾生事；由彼一向怖畏眾苦，是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。我終不說一向棄背利益眾生事者、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者當坐道場，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是故說彼名爲一向趣寂聲聞。若迴向菩提聲聞種性補特伽羅，我亦異門說爲菩薩；何以故？彼既解脫煩惱障已，若蒙諸佛等覺悟時，於所知障、其心亦可當得解脫；由彼最初爲

自利益，修行加行脫煩惱障，是故如來施設彼爲聲聞種性。」

「復次勝義生！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，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，諸有情類意解，種種差別可得。善男子！如來但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，由深密意，於所宣說不了義經，以隱密相說諸法要，謂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於是經中，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，已清淨諸障，已成熟相續，已多修勝解，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，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密意言說，如實解了；於如是法深生信解，於如是義，以無倒慧如實通達，依此通達善修習故，速疾能證最極究竟；亦於我所深生淨信，知是如來應正等覺，於一切法現正等覺。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，已清淨諸障，已成熟相續，已多修勝解，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，其性質直；是質直類，雖無力能思擇廢立，而不安住自見取中，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祕密言說，雖無力能如實解了，然於此法能生勝解，發清淨信，信此經典是如來說，是其甚深顯現、甚深空性相應，難見難悟不可尋思，非諸尋思所行境界，微細詳審，聰明智者之所解了；於此經典所說義中，自輕而住，作如是言：『諸佛菩提爲最甚深，諸法法性亦最甚深，唯佛如來能善了達，非是我等所能解了；諸佛如來，爲彼種種勝解有情轉正法教，諸佛如來無邊智見，我等智見猶如牛跡。』於此經典雖能恭敬、爲

他宣說、書寫護持、披閱流布、殷重供養、受誦溫習，然猶未能以其修相發起加行，是故於我甚深密意所說言辭，不能通達；由此因緣，彼諸有情亦能增長福德智慧二種資糧；於彼相續未成熟者，亦能成熟。」

「若諸有情，廣說乃至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，性非質直，非質直類，雖有能力能思擇廢立，而復安住自見取中，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密意言說，不能如實解了；於如是法雖生信解，然於其義隨言執著，謂一切法決定皆無自性，決定不生不滅，決定本來寂靜，決定自性涅槃；由此因緣，於一切法，獲得無見及無相見，由得無見無相見故，撥一切相皆是無相，誹撥諸法遍計所執相、依他起相、圓成實相；何以故？由有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故，遍計所執相方可施設；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，見為無相，彼亦誹撥遍計所執相，是故說彼誹撥三相；雖於我法起於法想，而非義中起於義想。由於我法起法想故，及非義中起義想故，於是法中持為是法，於非義中持為是義；彼雖於法起信解故，福德增長，然於非義起執著故，退失智慧；智慧退故，退失廣大無量善法。復有有情從他聽聞，謂法為法，非義為義；若隨其見，彼即於法起於法想，於非義中起於義想，執法為法、非義為義，由此因緣，當知同彼退失善法。若有有情不隨其見，從彼聞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

涅槃，便生恐怖；生恐怖已，作如是言：『此非佛語，是魔所說。』作此解已，於是經典誹謗毀罵，由此因緣獲大衰損，觸大業障。由是緣故，我說若有於一切相起無相見，於非義中宣說為義，是起廣大業障方便，由彼陷墜無量眾生，令其獲得大業障故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有情未種善根，未清淨障，未熟相續，無多勝解，未集福德智慧資糧，性非質直，非質直類，雖有能力能思擇廢立，而常安住自見取中；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不能如實解我甚深密意言說，亦於此法不生信解，於是法中起非法想，於是義中起非義想；於是法中執為非法，於是義中執為非義；唱如是言：『此非佛語，是魔所說。』作此解已，於是經典誹謗毀罵，撥為虛偽，以無量門毀滅摧伏如是經典，於諸信解此經典者起怨家想；彼先為諸業障所障，由此因緣，復為如是業障所障；如是業障初易施設，乃至齊於百千俱胝那庾多劫，無有出期。善男子！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，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，有如是等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。」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「

一切諸法皆無性，無生無滅本來寂；

諸法自性恆涅槃，誰有智言無密意。

相生勝義無自性，如是我皆已顯示；

若不知佛此密意，失壞正道不能往。
依諸淨道清淨者，唯依此一無第二；
故於其中立一乘，非有情性無差別。
眾生界中無量生，唯度一身趣寂滅；
大悲勇猛證涅槃，不捨眾生甚難得。
微妙難思無漏界，於中解脫等無差；
一切義成離惑苦，二種異說謂常樂。」

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佛如來密意語言甚奇希有，乃至微妙最微妙，甚深最甚深，難通達最難通達；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，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假名安立以爲色蘊，或自性相，或差別相；假名安立爲色蘊生，爲色蘊滅，及爲色蘊永斷遍知，或自性相，或差別相，是名遍計所執相；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。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，是名依他起相；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，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，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，即此自性無自性性，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，是名圓成實相；世尊依此施設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於色蘊，如是於餘蘊，

皆應廣說；如於諸蘊，如是於十二處，一一處中皆應廣說；於十二有支，一一支中，皆應廣說；於四種食，一一食中皆應廣說；於六界十八界，一一界中皆應廣說。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，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假名安立以爲苦諦、苦諦遍知，或自性相，或差別相，是名遍計所執相；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。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，是名依他起相；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，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，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，即此『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』清淨所緣，是名圓成實相；世尊依此施設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於苦諦，如是於餘諦，皆應廣說；如於聖諦，如是於諸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力、覺支、道支中，一一皆應廣說。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，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假名安立以爲正定、及爲正定能治所治；若正定修，未生令生，生已堅住不忘，倍修增長廣大，或自性相，或差別相，是名遍計所執相；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。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，是名依他起相；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，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，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，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，是名圓成實相；世尊依此施設

諸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」

「世尊！譬如毘濕縛藥，一切散藥仙藥方中，皆應安處。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，遍於一切不了義經，皆應安處。世尊！如彩畫地，遍於一切，彩畫事業皆同一味，或青或黃或赤或白，復能顯發彩畫事業；如是世尊！依此諸法皆無自性，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，遍於一切不了義經，皆同一味，復能顯發彼諸經中所不了義。世尊！譬如一切成熟珍饈諸餅果內，投之熟酥，更生勝味；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，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，置於一切不了義經，生勝歡喜。世尊！譬如虛空遍一切處，皆同一味，不障一切所作事業；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，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，遍於一切不了義經，皆同一味，不障一切聲聞獨覺及諸大眾所修事業。」

說是語已，爾時世尊歎勝義生菩薩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乃能善解如來所說甚深密意言義，復於此義善作譬喻；所謂世間毘濕縛藥、雜彩畫地、熟酥、虛空；勝義生！如是如是，更無有異；如是如是，汝應受持。」

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初於一時，在婆羅奈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，唯為發趣聲聞乘者，以四諦相轉正法輪，雖是甚奇甚為希有，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

如法轉者；而於彼時所轉法輪，有上有容，是未了義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。世尊在昔第二時中，唯為發趣修大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以隱密相轉正法輪，雖更甚奇、甚為希有，而於彼時所轉法輪亦是上有，有所容受，猶未了義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。世尊於今第三時中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無自性性，以顯了相轉正法輪，第一甚奇，最為希有，于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，是真了義，非諸諍論安足處所。世尊！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於此如來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所說甚深了義言教，聞已信解，書寫護持，供養流布，受誦修習，如理思惟，以其修相發起加行，生幾所福？」

說是語已，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：「勝義生！是善男子或善女人，其所生福無量無數，難可喻知；吾今為汝略說少分，如爪上土比大地土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分不及一，數算計喻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，或如牛跡中水比四大海水，百分不及一，廣說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。如是，於諸不了義經，聞已信解廣說，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，所獲功德；比此所說了義經教聞已信解所集功德，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集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廣說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。」

說是語已，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是解深密法門中，當何名此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佛告勝義生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名勝義了義之教，於此勝義了義之教，汝當奉持。」說此勝義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，有六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三百千聲聞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；一百五十千聲聞永盡諸漏，心得解脫；七十五千菩薩得無生法忍。

《解深密經》卷第三

〈分別瑜伽品〉第六

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何依何住，於大乘中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菩薩法假安立，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爲依爲住，於大乘中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」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四種所緣境事：一者有分別影像所緣境事，二者無分別影像所緣境事，三者事邊際所緣境事，四者所作成辦所緣境事；於此四中，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？幾是毘鉢舍那所緣境事？幾是俱所緣境事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一是奢摩他所緣境事，謂無分別影像；一是毘鉢舍那所緣境事，謂有分別影像；二是俱所緣境事，謂事邊際所作成辦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依是四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緣境事，能求奢

摩他？能善毘鉢舍那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我爲諸菩薩所說法假安立，所謂契經、應誦、記別、諷誦、自說因緣、譬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希法論議；菩薩於此善聽善受，言善通利，意善尋思，見善通達，即於如所善思惟法，獨處空閑，作意思惟；復即於此能思惟心，內心相續作意思惟，如是正行多安住故，起身輕安及心輕安，是名奢摩他。如是菩薩能求奢摩他，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爲所依故，即於如所善思惟法內三摩地所行影像，觀察勝解，捨離心相；即於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義中，能正思擇，最極思擇，周遍尋思，周遍伺察，若忍若樂若慧若見若觀，是名毘鉢舍那；如是菩薩能善毘鉢舍那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菩薩緣心爲境，內思惟心，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所有作意，當名何等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非奢摩他作意，是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作意。」世尊！若諸菩薩乃至未得身心輕安，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緣影像作意思惟，如是作意，當名何等？」善男子！非毘鉢舍那作意，是隨順毘鉢舍那勝解相應作意。」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奢摩他道與毘鉢舍那道，當言有異？當言無異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言非有異非無異；何故非有異？以毘鉢舍那所緣境，心爲所緣故；何故非無異？有分別影像非所緣故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毘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，彼與此心，當言有異？當言無異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言無異；何以故？由彼影像唯是識故。善男子！我說識所緣，唯識所現故。」世尊！若彼所行影像，即與此心無有異者，云何此心還見此心？」善男子！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，然即此心如是生時，即有如是影像顯現；善男子！如依善瑩清淨鏡面，以質爲緣，還見本質，而謂我今見於影像，及謂離質別有所行影像顯現，如是此心生時，相似有異，三摩地所行影像顯現。」世尊！若諸有情，自性而住，緣色等心所行影像，彼與此心亦無異耶？」善男子！亦無有異；而諸愚夫由顛倒覺，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唯是識，作顛倒解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毘鉢舍那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相續作意，唯思惟心相。」世尊！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奢摩他？」善男子！若相續作意，唯思惟無間心。」世尊！齊何當言菩薩奢摩他毘鉢舍那和合俱轉？」善男子！若正思惟心一境性。」世尊！云何心相？」善男子！謂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，毘鉢舍那所緣。」世尊！云何無間心？」善男子！謂緣彼影像心，奢摩他所緣。」世尊！云何心一境性？」善男子！謂通達三摩地所行影像，唯是其識；或通達此已，復思惟如性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毘鉢舍那凡有幾種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略有三種；一者有相毘鉢舍那，二者尋求毘鉢舍那，三者伺察毘鉢舍那。云何有相毘鉢舍那？謂純思惟三摩地所行，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；云何尋求毘鉢舍那？謂由慧故，遍於彼彼未善解了一切法中，爲善了故作意思惟毘鉢舍那；云何伺察毘鉢舍那？謂由慧故遍於彼彼已善解了一切法中，爲善證得極解脫故，作意思惟毘鉢舍那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奢摩他凡有幾種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即由隨彼無間心故，當知此中亦有三種。復有八種，謂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，各有一種奢摩他故。復有四種，謂慈悲喜捨四無量中，各有一種奢摩他故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說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，復說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；云何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？云何復名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隨先所受所思法相，而於其義得奢摩他毘鉢舍那，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；若諸菩薩不待所受所思法相，但依於他教誡教授，而於其義得奢摩他毘鉢舍那，謂觀青瘀及膿爛等，或一切行皆是無常，或諸行苦，或一切法皆無有我，或復涅槃畢竟寂靜，如是等類奢摩他毘鉢舍那，名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。由依止法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，我施設隨法行菩薩是利根性；由不依法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，我施

設隨信行菩薩是鈍根性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說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，復說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；云何名為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？云何復名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緣於各別契經等法，於如所受所思惟法，修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是名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。若諸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，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，作意思惟此一切法隨順真如、趣向真如、臨入真如；隨順菩提，隨順涅槃，隨順轉依及趣向彼、若臨入彼；此一切法宣說無量無數善法，如是思惟修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是名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說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，復說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，又說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；云何名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？云何名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緣各別契經乃至各別論義，為一團等作意思惟，當知是名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；若緣乃至所受所思契經等法為一團等作意思惟，非緣各別，當知是名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。若緣無量如來法教，無量法句文字，無量後後慧所照了，為一團等作意思惟，非緣乃至所受所思，當知是名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齊何名得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由五緣故，當知名得；一者於思惟時，剎那剎那融銷一切粗重所依；二者離種種想，得樂法樂；三者解了十方無差別相，無量法光；四者所作成滿相應淨分無分別相，恒現在前；五者為令法身得成滿故，攝受後後轉勝妙因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，當知從何名為通達？從何名得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從初極喜地名為通達，從第三發光地乃名為得；善男子！初業菩薩亦於是中隨學作意，雖未可歎，不應懈廢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奢摩他毘鉢舍那，云何名有尋有伺三摩地？云何名無尋唯伺三摩地？云何名無尋無伺三摩地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於如所取尋伺法相，若有粗顯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；若於彼相，雖無粗顯領受觀察，而有微細彼光明念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；若即於彼一切法相，都無作意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若有尋求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；若有伺察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；若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止相？云何舉相？云何捨相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心掉舉，或恐掉舉時，諸可厭法作意，及彼無間心作意，是名止相；若心沈沒，或恐沈沒時，諸可欣法作意，及彼心相作意，是名舉相；若於一向止道，或於一向觀道，或於雙運轉道二，隨煩惱所染汚時，諸無功用作意，及心任運轉中所有作意，是名捨相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，知法知義；云何知法？云何知義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由五種相了知於法；一者知名，二者知句，三者知文，四者知別，五者知總。云何爲名？謂於一切染淨法中，所立自性想假施設；云何爲句？謂即於彼名聚集中，能隨宣說諸染淨義，依持建立；云何爲文？謂即彼二所依止字；云何於彼各別了知？謂由各別所緣作意；云何於彼總合了知？謂由總合所緣作意。如是一切總略爲一，名爲知法；如是名爲菩薩知法。」

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由十種相了知於義；一者知盡所有性，二者知如所有性，三者知能取義，四者知所取義，五者知建立義，六者知受用義，七者知顛倒義，八者知無倒義，九者知雜染義，十者知清淨義。善男子！盡所有性者，謂諸雜染清淨法中，所有一切品別邊際，是名此中盡所有性；如五數蘊、六數內處、六數外處。如是，一

切如所有性者，謂即一切染淨法中所有真如，是名此中如所有性。此復七種：一者流轉真如，謂一切行，無先後性；二者相真如，謂一切法補特伽羅無我性及法無我性；三者了別真如，謂一切行唯是識性；四者安立真如，謂我所說諸苦聖諦；五者邪行真如，謂我所說諸集聖諦；六者清淨真如，謂我所說諸滅聖諦；七者正行真如，謂我所說諸道聖諦。當知此中，由流轉真如、安立真如、邪行真如故，一切有情平等平等；由相真如、了別真如故，一切諸法平等平等；由清淨真如故，一切聲聞菩提、獨覺菩提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；由正行真如故，聽聞正法緣總境界勝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攝受慧平等平等。能取義者，謂內五色處，若心意識及諸心法；所取義者，謂外六處；又能取義，亦所取義。建立義者，謂器世界；於中可得建立一切諸有情界，謂一村田，若百村田，若千村田，若百千村田；或一大地至海邊際，此百此千，若此百千；或一瞻部洲，此百此千，若此百千；或一四大洲，此百此千，若此百千；或一小千世界，此百此千，若此百千；或一中千世界，此百此千，若此百千；或一三千大千世界，此百此千，若此百千；或此拘胝，此百拘胝，此千拘胝，此百千拘胝；或此無數，此百無數，此千無數，此百千無數；或三千大千世界，無數百千微塵量等，於十方面無量無數諸器世界。受用義者，謂我所說諸有情類，爲受用故攝受資具。顛倒

義者，謂即於彼能取等義，無常計常、想倒心倒見倒；苦計爲樂，不淨計淨；無我計我、想倒心倒見倒。無倒義者與上相違，能對治彼，應知其相。雜染義者，謂三界中三種雜染；一者煩惱雜染，二者業雜染，三者生雜染。清淨義者，謂即如是三種雜染所有離繫菩提分法。善男子！如是十種，當知普攝一切諸義。」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，由能了知五種義故，名爲知義；何等五義？一者遍知事，二者遍知義，三者遍知因，四者得遍知果，五者於此覺了。善男子！此中遍知事者，當知即是一切所知，謂或諸蘊，或諸內處，或諸外處。如是，一切遍知義者，乃至所有品類差別所應知境；謂世俗故，或勝義故；或功德故，或過失故；緣故世故，或生或住或壞相故；或如病等故，或苦集等故；或眞如實際法界等故，或廣略故；或一向記故，或分別記故，或反問記故，或置記故；或隱密故，或顯了故；如是等類，當知一切名遍知義。言遍知因者，當知即是能取前二菩提分法，所謂念住或正斷等。得遍知果者，謂貪恚癡永斷——毘奈耶及貪恚癡一切永斷諸沙門果，及我所說聲聞如來若共不共世出世間所有功德，於彼作證。於此覺了者，謂即於此作證法中諸解脫智，廣爲他說，宣揚開示。善男子！如是五義，當知普攝一切諸義。」

「復次善男子！彼諸菩薩由能了知四種義故，名爲知義；何等四義？一者心執受

義，二者領納義，三者了別義，四者雜染清淨義。善男子！如是四義當知普攝一切諸義。復次善男子！彼諸菩薩由能了知三種義故，名爲知義；何等三義？一者文義，二者義義，三者界義。善男子！言文義者謂名身等。義義當知復有十種；一者真實相，二者遍知相，三者永斷相，四者作證相，五者修習相，六者即彼真實相等品差別相，七者所依能依相屬相，八者即遍知等障礙法相，九者即彼隨順法相，十者不遍知等及遍知等過患、功德相。言界義者謂五種界；一者器世界，二者有情界，三者法界，四者所調伏界，五者調伏方便界。善男子！如是三義，當知普攝一切諸義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聞所成慧，了知其義；若思所成慧，了知其義；若奢摩他毘鉢舍那修所成慧，了知其義；此何差別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聞所成慧依止於文，但如其說，未善意趣；未現在前隨順解脫，未能領受成解脫義。思所成慧亦依於文，不唯如說，能善意趣；未現在前轉順解脫，未能領受成解脫義。若諸菩薩修所成慧，亦依於文、亦不依文，亦如其說、亦不如說，能善意趣；所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，極順解脫，已能領受成解脫義。善男子！是名三種知義差別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知法知義；云何爲智？云何爲見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我無量門宣說智見二種差別，今當爲汝略說其

相；若緣總法修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所有妙慧是名爲智；若緣別法修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所有妙慧是名爲見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，由何作意、何等、云何除遣諸相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由真如作意，除遣法相及與義相；若於其名及名自性無所得時，亦不觀彼所依之相，如是除遣；如於其名，於句於文於一切義，當知亦爾；乃至於界及界自性無所得時，亦不觀彼所依之相，如是除遣。」「世尊！諸所了知真如義相，此真如相亦可遣不？」「善男子！於所了知真如義中，都無有相，亦無所得，當何所遣？善男子！我說了知真如義時，能伏一切法義之相，非此了達餘所能伏。」

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，濁水器喻、不淨鏡喻、撓泉池喻，不任觀察自面影相；若堪任者，與上相違。如是，若有不善修心，則不堪任如實觀察所有真如；若善修心，堪任觀察；此說何等能觀察心？依何真如而作是說？」「善男子！此說三種能觀察心，謂聞所成能觀察心，若思所成能觀察心，若修所成能觀察心；依了別真如作如是說。」

「世尊！如是了知法義菩薩，爲遣諸相，勤修加行；有幾種相難可除遣？誰能除

遣？」善男子！有十種相，空能除遣；何等爲十？一者，了知法義故，有種種文字相；此由一切法空，能正除遣。二者，了知安立眞如義故，有生滅住異性、相續隨轉相；此由相空及無先後空，能正除遣。三者，了知能取義故，有願戀身相及我慢相；此由內空及無所得空，能正除遣。四者，了知所取義故，有願戀財相；此由外空，能正除遣。五者，了知受用義，男女承事、資具相應故，有內安樂相、外淨妙相；此由內外空及本性空，能正除遣。六者，了知建立義，故有無量相；此由大空，能正除遣。七者，了知無色故，有內寂靜解脫相；此由有爲空，能正除遣。八者，了知相眞如義故，有補特伽羅無我相、法無我相，若唯識相及勝義相；此由畢竟空，無性空，無性自性空及勝義空，能正除遣。九者，由於了知清淨眞如義故，有無爲相，無變異相；此由無爲空、無變異空，能正除遣。十者，即於彼相對治空性作意思惟，故有空性相；此由空空，能正除遣。」

「世尊！除遣如是十種相時，除遣何等？從何等相而得解脫？」善男子！除遣三摩地所行影像相，從雜染縛相而得解脫，彼亦除遣。善男子！當知就勝，說如是空治如是相，非不一一治一切相；譬如無明，非不能生乃至老死諸雜染法，就勝但說能生於行，由是諸行親近緣故；此中道理當知亦爾。」

爾時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中何等空，是總空性相？若諸菩薩了知是已，無有失壞，於空性相離增上慢。」爾時世尊歎慈氏菩薩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，令諸菩薩於空性相無有失壞；何以故？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於空性相有失壞者，便為失壞一切大乘，是故汝應諦聽！諦聽！當為汝說總空性相。善男子！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中，一切品類『雜染、清淨』遍計所執相，畢竟遠離性，及於此中都無所得，如是名為於大乘中總空性相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奢摩他毘鉢舍那，能攝幾種勝三摩地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我所說：無量聲聞菩薩如來，有無量種勝三摩地。當知一切皆此所攝。」「世尊！此奢摩他毘鉢舍那，以何為因？」「善男子！清淨尸羅、清淨聞思所成正見，以為其因。」「世尊！此奢摩他毘鉢舍那，以何為果？」「善男子！善清淨戒、清淨心、善清淨慧，以為其果。復次，善男子！一切聲聞及如來等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，當知皆是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所得之果。」「世尊！此奢摩他毘鉢舍那能作何業？」「善男子！此能解脫二縛為業；所謂相縛及粗重縛。」

「世尊！如佛所說五種繫中，幾是奢摩他障？幾是毘鉢舍那障？幾是俱障？」「善男子！顧戀身財，是奢摩他障；於諸聖教，不得隨欲，是毘鉢舍那障；樂相雜住，於

少喜足，當知俱障；由第一故，不能造修；由第二故，所修加行不到究竟。」「世尊！於五蓋中，幾是奢摩他障？幾是毘鉢舍那障？幾是俱障？」「善男子！掉舉惡作，是奢摩他障；昏沈睡眠、疑，是毘鉢舍那障；貪欲、瞋恚當知俱障。」「世尊！齊何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？」「善男子！乃至所有昏沈睡眠，正善除遣，齊是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。」「世尊！齊何名得毘鉢舍那道圓滿清淨？」「善男子！乃至所有掉舉惡作，正善除遣，齊是名得毘鉢舍那道圓滿清淨。」

「世尊！若諸菩薩於奢摩他毘鉢舍那現在前時，應知幾種心散動法？」「善男子！應知五種；一者作意散動，二者外心散動，三者內心散動，四者相散動，五者粗重散動。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捨於大乘相應作意，墮在聲聞獨覺相應諸作意中，當知是名作意散動；若於其外五種妙欲諸雜亂相所有尋思隨煩惱中，及於其外所緣境中縱心流散，當知是名外心散動；若由昏沈及以睡眠，或由沈沒，或由愛味三摩鉢底，或由隨一三摩鉢底諸隨煩惱之所染污，當知是名內心散動；若依外相，於內等持所行諸相，作意思惟，名相散動；若內作意爲緣，生起所有諸受，由粗重身計我起慢，當知是名粗重散動。」

「世尊！此奢摩他毘鉢舍那，從初菩薩地乃至如來地，能對治何障？」「善男子！

此奢摩他毘鉢舍那，於初地中，對治惡趣煩惱業生雜染障；第二地中，對治微細誤犯現行障；第三地中，對治欲貪障；第四地中，對治定愛及法愛障；第五地中，對治生死涅槃一向背趣障；第六地中，對治相多現行障；第七地中，對治細相現行障；第八地中，對治於無相作功用、及於有相不得自在障；第九地中，對治於一切種善巧言辭不得自在障；第十地中，對治不得圓滿法身證得障。善男子！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於如來地，對治極微細、最極微細煩惱障及所知障，由能永害如是障故，究竟證得無著無礙一切智見，依於所作成滿所緣，建立最極清淨法身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依奢摩他毘鉢舍那勤修行故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已得奢摩他毘鉢舍那，依七真如，於如所聞所想法中，由勝定心於善審定、於善思量、於善安立真如性中內正思惟，彼於真如正思惟故，心於一切細相現行尚能棄捨，何況粗相？善男子！言細相者，謂心所執受相，或領納相、或了別相、或雜染清淨相，或內相、或外相、或內外相，或謂我當修行一切利有情相，或正智相、或真如相，或苦集滅道相，或有為相、或無為相，或有常相、或無常相，或苦有變異性相、或苦無變異性相，或有為異相相、或有為同相相，或知一切是一切已有、一切相，或補特伽羅無我相、或法無我相；於彼現行，

心能棄捨；彼既多住如是行故，於時時間，從其一切繫蓋散動善修治心；從是已後，於七真如有七各別自內所證通達智生，名為見道；由得此故，名入菩薩正性離生，生如來家，證得初地；又能受用此地勝德。彼於先時，由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，已得二種所緣，謂有分別影像所緣，及無分別影像所緣；彼於今時，得見道故，更證得事邊際所緣；復於後後一切地中，進修修道，即於如是三種所緣作意思惟。譬如有人以其細楔，出於粗楔，如是菩薩依此以楔出楔，方便遣內相故，一切隨順雜染分相，皆悉除遣；相除遣故，粗重亦遣，永害一切相粗重故，漸次於彼後後地中，如煉金法陶煉其心，乃至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又得所作成滿所緣。善男子！如是菩薩於內止觀正修行故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修行引發菩薩廣大威德？」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善知六處，便能引發菩薩所有廣大威德；一者善知心生，二者善知心住，三者善知心出，四者善知心增，五者善知心減，六者善知方便。」

「云何善知心生？謂如實知十六行心生起差別，是名善知心生；十六行心生起差別者：一者不可覺知堅住器識生，謂阿陀那識；二者種種行相所緣識生，謂頓取一切色等境界分別意識，及頓取內外境界覺受，或頓於一念瞬息須臾、現入多定、見多佛

土、見多如來分別意識；三者小相所緣識生，謂欲界繫識；四者大相所緣識生，謂色界繫識；五者無量相所緣識生，謂空識無邊處繫識；六者微細相所緣識生，謂無所有處繫識；七者邊際相所緣識生，謂非想非非想處繫識；八者無相識生，謂出世識及緣滅識；九者苦俱行識生，謂地獄識；十者雜受俱行識生，謂欲行識；十一、喜俱行識生，謂初二靜慮識；十二、樂俱行識生，謂第三靜慮識；十三、不苦不樂俱行識生，謂從第四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識；十四、染污俱行識生，謂諸煩惱及隨煩惱相應識；十五、善俱行識生，謂信等相應識；十六、無記俱行識生，謂彼俱不相應識。」

「云何善知心住？謂如實知了別真如；云何善知心出？謂如實知出二種縛，所謂相縛及粗重縛；此能善知，應令其心從如是出。云何善知心增？謂如實知能治相縛粗重縛心，彼增長時、彼積集時，亦得增長、亦得積集，名善知增。云何善知心減？謂如實知彼所對治相，及粗重所雜染心；彼衰退時、彼損減時，此亦衰退、此亦損減，名善知減。云何善知方便？謂如實知解脫勝處及與遍處，或修或遣。善男子！如是菩薩於諸菩薩廣大威德，或已引發，或當引發，或現引發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，於無餘依涅槃界中一切諸受，無餘永滅，何等諸受於此永滅？」「善男子！以要言之，有二種受無餘永滅；何等爲二？一者所依

粗重受，二者彼果境界受。所依粗重受，當知有四種：一者有色所依受，二者無色所依受，三者果已成滿粗重受，四者果未成滿粗重受。果已成滿受者，謂現在受；果未成滿受者，謂未來因受。彼果境界受亦有四種：一者依持受，二者資具受，三者受用受，四者顧戀受。於有餘依涅槃界中，果未成滿受，一切已滅；領彼對治，明觸、生受，領受共有；或復彼果已成滿受。又二種受，一切已滅，唯現領受明觸、生受；於無餘依涅槃界中般涅槃時，此亦永滅，是故說言：於無餘依涅槃界中，一切諸受無餘永滅。」爾時世尊說是語已，復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善能依止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、請問如來，汝於瑜伽已得決定最極善巧。吾已為汝宣說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，所有一切過去未來正等覺者，已說當說，皆亦如是；諸善男子、若善女人！皆應依此勇猛精進，當正修學。」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「

於法假立瑜伽中，若行放逸失大義；

依止此法及瑜伽，若正修行得大覺，

見有所得求免離；若謂此見為得法，

慈氏彼去瑜伽遠。譬如大地與虛空，

利生堅固而不作；悟已勤修利有情，智者作此窮劫量，便得最上離染喜。若人爲欲而說法，彼名捨欲還取欲；愚癡得法無價寶，反更遊行而乞匄。於諍誼雜戲論著，應捨發起上精進；爲度諸天及世間，於此瑜伽汝當學。」

爾時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是解深密法門中，當何名此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名瑜伽了義之教，於此瑜伽了義之教，汝當奉持。」說此瑜伽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，有六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三百千聲聞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；一百五十千聲聞，諸漏永盡心得解脫；七十五千菩薩，獲得廣大瑜伽作意。

《解深密經》卷第四

〈地波羅蜜多品〉第七

爾時，觀自在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菩薩十地；所謂極喜地、離垢地、發光地、焰慧地、極難勝地、現前地、遠行地、不動地、善慧地、法雲地，復說佛地爲第十一；如是諸地，幾種清淨？幾分所攝？」

爾時世尊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諸地四種清淨，十一分攝；云何名爲四種清淨能攝諸地？謂增上意樂清淨，攝於初地；增上戒清淨，攝第二地；增上心清淨，攝第三地；增上慧清淨，於後後地轉勝妙故，當知能攝從第四地乃至佛地。善男子！當知如是四種清淨，普攝諸地。」

「云何名爲十一種分能攝諸地？謂諸菩薩先於勝解行地，依十法行，極善修習勝

解忍故，超過彼地，證入菩薩正性離生；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於微細毀犯誤現行中正知而行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得世間圓滿等持、等至，及圓滿聞持陀羅尼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，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令隨所獲得菩提分法多修習住，心未能捨諸等至愛及與法愛，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於諸諦道理如實觀察；又未能於生死涅槃棄捨一向背趣作意，又未能修方便所攝菩提分法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於生死流轉如實觀察；又由於彼多生厭故，未能多住無相作意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令無相作意無缺無間、多修習住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於無相住中捨離功用，又未能得於相自在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於異名眾相、訓詞差別一切品類宣說法中得大自在，

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得圓滿法身現前證受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，而未能得遍於一切所知境界無著無礙、妙智妙見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；爲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；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此分滿故，於一切分皆得圓滿。善男子！當知如是十一種分，普攝諸地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緣最初名極喜地？乃至何緣說名佛地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成就大義，得未曾得出世間心，生大歡喜，是故最初名極喜地。遠離一切微細犯戒，是故第二名離垢地。由彼所得三摩地，及聞持陀羅尼，能爲無量智光依止，是故第三名發光地。由彼所得菩提分法，燒諸煩惱，智如火焰，是故第四名焰慧地。由即於彼菩提分法，方便修習，最極艱難方得自在，是故第五名極難勝地。現前觀察諸行流轉，又於無相多修作意，方現在前，是故第六名現前地。能遠證入無缺無間無相作意，與清淨地共相鄰接，是故第七名遠行地。由於無相，得無功用，於諸相中不爲現行煩惱所動，是故第八名不動地。於一切種說法自在，獲得無量廣大智慧，是故第九名善慧地。粗重之身，廣如虛空；法身圓滿，譬如大雲皆能遍覆，是故

第十名法雲地。永斷最極微細煩惱及所知障，無著無礙，於一切種所知境界，現正等覺，故第十一說名佛地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於此諸地，有幾愚癡、有幾粗重？爲所對治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諸地中，有二十二種愚癡，十一種粗重，爲所對治。謂於初地有二愚癡：一者執著補特伽羅及法愚癡，二者惡趣雜染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二地有二愚癡：一者微細誤犯愚癡，二者種種業趣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三地有二愚癡：一者欲貪愚癡，二者圓滿聞持陀羅尼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四地有二愚癡：一者等至愛愚癡，二者法愛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五地有二愚癡：一者一向作意棄背生死愚癡，二者一向作意趣向涅槃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六地有二愚癡：一者現前觀察諸行流轉愚癡，二者相多現行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七地有二愚癡：一者微細相現行愚癡，二者一向無相作意方便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八地有二愚癡：一者於無相作用愚癡，二者於相自在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九地有二愚癡：一者於無量說法、無量法句文字、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癡，二者辯才自在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第十地有二愚癡：一者大神通愚癡，二者悟入微細祕密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於如來地有二愚癡：一者於

一切所知境界極微細著愚癡，二者極微細礙愚癡，及彼粗重爲所對治。善男子！由此二十二種愚癡及十一種粗重故安立諸地，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離彼繫縛。」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奇希有，乃至成就大利大果，令諸菩薩能破如是大愚癡羅網，能越如是大粗重稠林，現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諸地，幾種殊勝之所安立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略有八種：一者增上意樂清淨，二者心清淨，三者悲清淨，四者到彼岸清淨，五者見佛供養承事清淨，六者成熟有情清淨，七者生清淨，八者威德清淨。善男子！於初地中，所有增上意樂清淨乃至威德清淨，後後諸地乃至佛地所有增上意樂清淨乃至威德清淨；當知彼諸清淨，展轉增勝，唯於佛地，除生清淨。又初地中所有功德，於上諸地平等皆有，當知自地功德殊勝；一切菩薩十地功德，皆是有上；佛地功德，當知無上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說菩薩生、於諸有生最爲殊勝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四因緣故：一者極淨善根所集起故，二者故意思擇力所取故，三者悲愍濟度諸眾生故，四者自能無染、除他染故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說諸菩薩行廣大願、妙願、勝願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四因緣故：謂諸菩薩能善了知涅槃、樂住；堪能速證而復棄捨；速證樂住，無緣無待，發大願心；為欲利益諸有情故，處多種種長時大苦；是故我說彼諸菩薩，行廣大願、妙願、勝願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諸菩薩，凡有幾種所應學事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菩薩學事略有六種；所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靜慮、慧到彼岸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六種所應學事，幾是增上戒學所攝？幾是增上心學所攝？幾是增上慧學所攝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初三但是增上戒學所攝，靜慮一種但是增上心學所攝，慧是增上慧學所攝，我說精進遍於一切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六種所應學事，幾是福德資糧所攝？幾是智慧資糧所攝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增上戒學所攝者，是名福德資糧所攝；若增上慧學所攝者，是名智慧資糧所攝；我說精進靜慮二種，遍於一切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此六種所學事中，菩薩云何應當修學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由五種相應當修學：一者，最初於菩薩藏波羅蜜多相應微妙正

法教中，猛利信解；二者，次於十種法行，以聞思修所成妙智，精進修行；三者，隨護菩提之心；四者，親近真善知識；五者，無間勤修善品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施設如是所應學事，但有六數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二因緣故：一者饒益諸有情故，二者對治諸煩惱故；當知前三饒益有情，後三對治一切煩惱。前三饒益諸有情者，謂諸菩薩由布施故，攝受資具，饒益有情；由持戒故，不行損害逼迫惱亂，饒益有情；由忍辱故，於彼損害逼迫惱亂，堪能忍受，饒益有情。後三對治諸煩惱者，謂諸菩薩由精進故，雖未永伏一切煩惱，亦未永害一切隨眠，而能勇猛修諸善品；彼諸煩惱不能傾動善品加行，由靜慮故永伏煩惱，由般若故永害隨眠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施設所餘波羅蜜多但有四數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由前六種波羅蜜多爲助伴故；謂諸菩薩於前三種波羅蜜多所攝有情，以諸攝事方便善巧而攝受之，安置善品，是故我說方便善巧波羅蜜多，與前三種而爲助伴。若諸菩薩於現法中煩惱多故，於修無間無有堪能，羸劣意樂故，下界勝解故，於內心住、無有堪能，於菩薩藏不能聞、緣、善修習故，所有靜慮不能引發出世間慧；彼便攝受少分狹劣福德資糧，爲未來世煩惱輕微、心生正願，如是名願波羅

蜜多；由此願故煩惱微薄，能修精進，是故我說願波羅蜜多與精進波羅蜜多而爲助伴。若諸菩薩親近善士、聽聞正法、如理作意爲因緣故，轉劣意樂成勝意樂，亦能獲得上界勝解，如名力波羅蜜多；由此力故，於內心住有所堪能，是故我說力波羅蜜多與靜慮波羅蜜多而爲助伴。若諸菩薩於菩薩藏，已能聞緣善修習故能發靜慮，如名智波羅蜜多；由此智故，堪能引發出世間慧，是故我說智波羅蜜多與慧波羅蜜多而爲助伴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宣說六種波羅蜜多如是次第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能爲後後引發依故，謂諸菩薩若於身財無所顧悵，便能受持清淨禁戒；爲護禁戒，便修忍辱；修忍辱已，能發精進；發精進已，能辦靜慮；具靜慮已，便能獲得出世間慧；是故我說波羅蜜多如是次第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六種波羅蜜多，各有幾種品類差別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各有三種：施三種者，一者法施，二者財施，三者無畏施。戒三種者，一者轉捨不善戒，二者轉生善戒，三者轉生饒益有情戒。忍三種者，一者耐怨害忍，二者安受苦忍，三者諦察法忍。精進三種者，一者被甲精進，二者轉生善法加行精進，三者饒益有情加行精進。靜慮三種者，一者無分別寂靜極寂靜無罪故，對

治煩惱眾苦，樂住靜慮；二者引發功德靜慮；三者引發饒益有情靜慮。慧三種者，一者緣世俗諦慧，二者緣勝義諦慧，三者緣饒益有情慧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波羅蜜多說名波羅蜜多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五因緣故：一者無染著故，二者無顧戀故，三者無罪過故，四者無分別故，五者正迴向故。無染著者，謂不染著波羅蜜多諸相違事；無顧戀者，謂於一切波羅蜜多諸果異熟，及報恩中，心無繫縛；無罪過者，謂於如是波羅蜜多無間雜染法，離非方便行；無分別者，謂於如是波羅蜜多，不如言詞執著自相；正迴向者，謂以如是所作所集波羅蜜多，迴求無上大菩提果。」

「世尊！何等名為波羅蜜多諸相違事？」「善男子！當知此事略有六種：一者於喜樂欲財富自在諸欲樂中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二者於隨所樂縱身語意而現行中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三者於他輕蔑不堪忍中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四者於不勤修著欲樂中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五者於處憤鬧世雜亂行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六者於見聞覺知言說戲論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。」

「世尊！如是一切波羅蜜多，何果異熟？」「善男子！當知此亦略有六種：一者得

大財富；二者往生善趣；三者無怨無壞，多諸喜樂；四者爲眾生主；五者身無惱害；六者有大宗葉。」

「世尊！何等名爲波羅蜜多間雜染法？」「善男子！當知略由四種加行：一者無悲加行故；二者不如理加行故；三者不常加行故；四者不慳重加行故。不如理加行者，謂修行餘波羅蜜多時，於餘波羅蜜多遠離失壞。」

「世尊！何等名爲非方便行？」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以波羅蜜多饒益眾生時，但攝財物饒益眾生，便爲喜足；而不令其出不善處、安置善處，如是名爲非方便行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非於眾生唯作此事，名實饒益；譬如糞穢若多若少，終無有能令成香潔；如是眾生由行苦故，其性是苦，無有方便但以財物暫相饒益可令成樂，唯有安處妙善法中，方可得名第一饒益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一切波羅蜜多，有幾清淨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我終不說波羅蜜多除上五相，有餘清淨；然我即依如是諸事總別，當說波羅蜜多清淨之相。總說一切波羅蜜多清淨相者，當知七種；何等爲七？一者菩薩於此諸法，不求他知；二者於此諸法，見已不生執著；三者即於如是諸法，不生疑惑，謂

爲能得大菩提不？四者終不自讚毀他，有所輕蔑；五者終不憍傲放逸；六者終不少有所得，便生喜足；七者終不由此諸法，於他發起嫉妒慳吝。」

「別說一切波羅蜜多清淨相者，亦有七種；何等爲七？謂諸菩薩如我所說七種布施清淨之相，隨順修行：一者由施物清淨，行清淨施；二者由戒清淨，行清淨施；三者由見清淨，行清淨施；四者由心清淨，行清淨施；五者由語清淨，行清淨施；六者由智清淨，行清淨施；七者由垢清淨，行清淨施；是名七種施清淨相。又諸菩薩能善了知制立律儀一切學處，能善了知出離所犯，具常尸羅、堅固尸羅、常作尸羅、常轉尸羅，受學一切所有學處，是名七種戒清淨相。若諸菩薩於所有業果異熟，深生依信；一切所有不饒益事現在前時，不生憤發亦不反罵；不瞋不打，不恐不弄，不以種種不饒益事反相加害；不懷怨結；若諫誨時不令恚惱，亦復不待他來諫誨；不由恐怖、有染愛心而行忍辱；不以作恩而便放捨；是名七種忍清淨相。若諸菩薩通達精進平等之性，不由勇猛勤精進故自舉陵他，具大勢力，具大精進，有所堪能，堅固勇猛，於諸善法終不捨輒，如是名爲七種精進清淨之相。若諸菩薩有善通達相三摩地靜慮，有圓滿三摩地靜慮，有俱分三摩地靜慮，有運轉三摩地靜慮，有無所依三摩地靜慮，有善修治三摩地靜慮，有於菩薩藏聞緣修習無量三摩地靜慮，如是名爲七種靜慮清淨之

相。若諸菩薩遠離增益損減二邊，行於中道，是名爲慧；由此慧故，如實了知解脫門義，謂空無願無相三解脫門；如實了知有自性義，謂遍計所執、若依他起、若圓成實三種自性；如實了知無自性義，謂相、生、勝義三種無自性性；如實了知世俗諦義，謂於五明處；如實了知勝義諦義，謂於七真如；又無分別離諸戲論純一理趣多所住故，無量總法爲所緣故，及毘鉢舍那故，能善成辦法隨法行，是名七種慧清淨相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五相，各有何業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彼相有五種業：謂諸菩薩無染著故，於現法中於所修習波羅蜜多，恆常殷重勤修加行，無有放逸；無顧戀故，攝受當來不放逸因；無罪過故，能正修習極善圓滿，極善清淨，極善鮮白波羅蜜多；無分別故，方便善巧波羅蜜多，速得圓滿；正迴向故，一切生處波羅蜜多，及彼可愛諸果異熟，皆得無盡，乃至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所說波羅蜜多，何者最廣大？何者無染污？何者最明盛？何者不可動？何者最清淨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無染著性，無顧戀性，正迴向性，最爲廣大；無罪過性，無分別性，無有染污；思擇所作，最爲明盛；已入無退轉法地者，名不可動；若十地攝、佛地攝者，名最清淨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菩薩所得波羅蜜多諸可愛果及諸異熟，常無有盡？波羅蜜多亦無有盡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展轉相依，生起修習無間斷故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是諸菩薩深信愛樂波羅蜜多？非於如是波羅蜜多所得可愛諸果異熟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五因緣故：一者，波羅蜜多是最增上喜樂因故；二者，波羅蜜多是其究竟饒益一切自他因故；三者，波羅蜜多是當來世彼可愛果異熟因故；四者，波羅蜜多非諸雜染所依事故；五者，波羅蜜多非是畢竟變壞法故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波羅蜜多各有幾種最勝威德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一切波羅蜜多各有四種最勝威德：一者，於此波羅蜜多正修行時，能捨慳吝、犯戒、心憤、懈怠、散亂、見趣所治；二者，於此正修行時，能為無上正等菩提真實資糧；三者，於此正修行時，於現法中能自攝受饒益有情；四者，於此正修行時，於未來世能得廣大無盡可愛諸果異熟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一切波羅蜜多，何因何果？有何義利？」佛告

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是一切波羅蜜多大悲爲因，微妙可愛諸果異熟饒益一切有情爲果，圓滿無上廣大菩提爲大義利。」

觀自在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菩薩具足一切無盡財寶，成就大悲，何緣世間現有眾生貧窮可得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是諸眾生自業過失；若不爾者，菩薩常懷饒益他心，又常具足無盡財寶，若諸眾生無自惡業能爲障礙，何有世間貧窮可得？譬如餓鬼，爲大熱渴逼迫其身，見大海水悉皆涸竭，非大海過，是諸餓鬼自業過耳；如是菩薩所施財寶，猶如大海無有過失，是諸眾生自業過耳；猶如餓鬼自惡業力，令無有果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以何等波羅蜜多，取一切法無自性性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以般若波羅蜜多，能取諸法無自性性。」「世尊！若般若波羅蜜多，能取諸法無自性性，何故不取有自性性？」「善男子！我終不說以無自性性，取無自性性；然無自性性，離諸文字，自內所證，不可捨於言說文字而能宣說，是故我說般若波羅蜜多、能取諸法無自性性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波羅蜜多、近波羅蜜多、大波羅蜜多，云

何波羅蜜多？云何近波羅蜜多？云何大波羅蜜多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經無量時，修行施等成就善法，而諸煩惱猶故現行未能制伏，然為彼伏；謂於勝解行地，軟中勝解轉時，是名波羅蜜多。復於無量時修行施等，漸復增上成就善法，而諸煩惱猶故現行，然能制伏，非彼所伏；謂從初地已上，是名近波羅蜜多。復於無量時，修行布施等，轉復增上成就善法，一切煩惱皆不現行；謂從八地已上，是名大波羅蜜多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諸地中煩惱隨眠，可有幾種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略有三種：一者害伴隨眠，謂於前五地；何以故？善男子！諸不俱生現行煩惱，是俱生煩惱現行助伴，彼於爾時永無復有，是故說名害伴隨眠；二者羸劣隨眠，謂於第六第七地中微細現行，若修所伏不現行故；三者微細隨眠，謂於第八地已上，從此已去，一切煩惱不復現行，唯有所知障為依止故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諸隨眠，幾種粗重斷所顯示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但由二種，謂由在皮粗重斷故，顯彼初二；復由在膚粗重斷故，顯彼第三；若在於骨粗重斷者，我說永離一切隨眠，位在佛地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經幾不可數劫，能斷如是粗重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經於三大不可數劫或無量劫，所謂年、月、半月、晝、夜、一時、半時、須臾瞬息、剎那量劫不可數故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諸菩薩於諸地中所生煩惱，當知何相、何失、何德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無染污相；何以故？是諸菩薩於初地中，定於一切諸法法界已善通達，由此因緣，菩薩要知方起煩惱，非為不知，是故說名無染污相；於自身中不能生苦，故無過失；菩薩生起如是煩惱，於有情界能斷苦因，是故彼有無量功德。」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甚奇！世尊！無上菩提乃有如是大功德利，令諸菩薩生起煩惱、尚勝一切有情、聲聞、獨覺善根，何況其餘無量功德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若聲聞乘，若復大乘，唯是一乘。』此何密意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我於彼聲聞乘中宣說種種諸法自性——所謂五蘊，或內六處，或外六處；如是等類，於大乘中即說彼法同一法界同一理趣，故我不說乘差別性；於中或有如言於義妄起分別——一類增益，一類損減；又於諸乘差別道理謂互相違，如是展轉遞興諍論，如是名為此中密意。」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「

諸地攝想所對治，殊勝生願及諸學；

由依佛說是大乘，於此善修成大覺。

宣說諸法種種性，復說皆同一理趣；

謂於下乘或上乘，故我說乘無異性。

如言於義妄分別，或有增益或損減；

謂此二種互相違，愚癡意解成乖諍。」

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是解深密法門中，此名何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名諸地波羅蜜多了義之教，於此諸地波羅蜜多了義之教，汝當奉持。」說此諸地波羅蜜多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，有七十五千菩薩，皆得菩薩大乘光明三摩地。

《解深密經》卷第五

〈如來成所作事品〉第八

爾時，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請問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如來法身，如來法身有何等相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於諸地波羅蜜多善修出離，轉依成滿，是名如來法身之相；當知此相二因緣故不可思議：無戲論故，無所爲故；而諸眾生計著戲論，有所爲故。」

「世尊！聲聞獨覺所得轉依，名法身不？」「善男子！不名法身。」
「世尊！當名何身？」「善男子！名解脫身；由解脫身故，說一切聲聞獨覺與諸如來平等平等；由法身故，說有差別。如來法身有差別故，無量功德最勝差別，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當云何應知如來生起之相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化身作業，如世界起一切種類，如來功德眾所莊嚴住持爲相；當知化身相有生起，法身之相無有生起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應知示現化身方便善巧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遍於一切三千大千佛國土中，或眾推許增上王家、或眾推許大福田家，同時入胎，誕生長大，受欲出家，示行苦行；捨苦行已，成等正覺，次第示現；是名如來示現化身方便善巧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凡有幾種一切如來身所住持言音差別？由此言音所化有情，未成熟者令其成熟；已成熟者緣此爲境，速得解脫。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來言音略有三種：一者契經，二者調伏，三者本母。」「世尊！云何契經？云何調伏？云何本母？」「曼殊室利！若於是處，我依攝事顯示諸法，是名契經；謂依四事，或依九事，或復依於二十九事。云何四事？一者聽聞事，二者歸趣事，三者修學事，四者菩提事。云何九事？一者施設有情事，二者彼所受用事，三者彼生起事，四者彼生已住事，五者彼染淨事，六者彼差別事，七者能

宣說事，八者所宣說事，九者諸眾會事。云何名爲二十九事？謂依雜染品，有攝諸行事；彼次第隨轉事；即於是中作補特伽羅想已，於當來世流轉因事；作是想已，於當來世流轉因事；依清淨品，有繫念於所緣事；即於是中，勤精進事，心安住事，現法樂住事，超一切苦緣方便事；彼遍知事——此復三種：顛倒遍知所依處故；依有情想，外有情中邪行遍知所依處故；內離增上慢遍知所依處故；修依處事，作證事，修習事，令彼堅固事，彼行相事，彼所緣事，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，彼散亂事，彼不散亂事，不散亂依處事，不棄修習劬勞加行事，修習勝利事，彼堅牢事，攝聖行事，攝聖行眷屬事，通達真實事，證得涅槃事；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世間正見超昇一切外道所得正見頂事，及即於此不修退事；於善說法毘奈耶中不修習故說名爲退，非見過失故名爲退。曼殊室利！若於是處，我依聲聞及諸菩薩，顯示別解脫及別解脫相應之法，是名調伏。」

「世尊！菩薩別解脫，幾相所攝？」「善男子！當知七相：一者宣說受軌則事故，二者宣說隨順他勝事故，三者宣說隨順毀犯事故，四者

宣說有犯自性故，五者宣說無犯自性故，六者宣說出所犯故，七者宣說捨律儀故。曼殊室利！若於是處，我以十一種相、決了分別顯示諸法，是名本母；何等名為十一種相？一者世俗相，二者勝義相，三者菩提分法所緣相；四者行相，五者自性相，六者彼果相；七者彼領受開示相，八者彼障礙法相，九者彼隨順法相，十者彼過患相，十一者彼勝利相。」

「世俗相者，當知三種：一者宣說補特伽羅故，二者宣說遍計所執自性故，三者宣說諸法作用事業故。勝義相者當知宣說七種真如故。菩提分法所緣相者，當知宣說遍一切種所知事故。行相者，當知宣說八行觀故；云何名為八行觀耶？一者諦實故，二者安住故，三者過失故，四者功德故，五者理趣故，六者流轉故，七者道理故，八者總別故。諦實者謂諸法真如。安住者謂或安立補特伽羅，或復安立諸法遍計所執自性，或復安立一向、分別、反問、置記，或復安立隱密顯了記別差別。過失者謂我宣說諸雜染法，有無量門差別過患。功德者謂我宣說諸清淨法，有無量門差別勝利。理趣者當知六種：一者真義理趣，二者證得理趣，三者教導理趣，四者遠離二邊理趣，五者不可思議理趣，六者意趣理趣。

流轉者所謂三世三有爲相及四種緣。道理者當知四種：一者觀待道理，二者作用道理，三者證成道理，四者法爾道理。觀待道理者，謂若因若緣能生諸行及起隨說，如是名爲觀待道理；作用道理者，謂若因若緣能得諸法或能成辦，或復生已作諸業用，如是名爲作用道理；證成道理者，謂若因若緣能令所立所說所標義得成立，令正覺悟，如是名爲證成道理。」

「又此道理，略有二種：一者清淨，二者不清淨；由五種相，名爲清淨；由七種相，名不清淨。云何由五種相名爲清淨？一者現見所得相，二者依止現見所得相，三者自類譬喻所引相，四者圓成實相，五者善清淨言教相。現見所得相者，謂一切行皆無常性，一切行皆是苦性，一切法皆無我性，此爲世間現量所得，如是等類，是名現見所得相。依止現見所得相者，謂一切行皆剎那性，他世有性淨不淨業、無失壞性，由彼能依粗無常性現可得故，由諸有情種種差別依種種業現可得故，由諸有情若樂若苦淨不淨業以爲依止現可得故，由此因緣，於不現見可爲比度，如是等類是名依止現見所得相。自類譬喻所引相者，謂於內外諸行聚中，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生死以爲譬喻，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生等種種

苦相以爲譬喻，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不自在相以爲譬喻，又復於外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衰盛以爲譬喻，如是等類當知是名自類譬喻所引相。圓成實相者，謂即如是現見所得相，若依止現見所得相、若自類譬喻所得相，於所成立，決定能成，當知是名圓成實相。善清淨言教相者，謂一切智者之所宣說，如言涅槃究竟寂靜，如是等類，當知是名善清淨言教相。善男子！是故由此五種相故，名善觀察清淨道理；由清淨故，應可修習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智相者，當知有幾種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略有五種：一者若有出現世間，一切智聲無不普聞；二者成就三十二種大丈夫相；三者具足十力，能斷一切眾生一切疑惑；四者具足四無所畏，宣說正法，不爲一切他論所伏，而能摧伏一切邪論；五者於善說法毘奈耶中，八支聖道、四沙門等皆現可得如是生故、相故、斷疑網故，非他所伏、能伏他故，聖道沙門現可得故；如是五種當知名爲一切智相。善男子！如是證成道理，由現量故，由比量故，由聖教量故，由五種相名爲清淨。」

「云何由七種相名不清淨？一者此餘同類可得相，二者此餘異類可得相，三者一切同類可得相，四者一切異類可得相；五者異類譬喻所得相，六者非圓成實相；七者非善清淨言教相。若一切法、意識所識性，是名一切同類可得相；若一切法、相性業法，因果異相，由隨如是一一異相，決定展轉各各異相，是名一切異類可得相；善男子！若於此餘同類可得相及譬喻中，有一切異類相者，由此因緣，於所成立非決定故，是名非圓成實相；又於此餘異類可得相及譬喻中，有一切同類相者，由此因緣，於所成立不決定故，亦名非圓成實相；非圓成實故，非善觀察清淨道理，不清淨故不應修習；若異類譬喻所引相，若非善清淨言教相，當知體性皆不清淨。法爾道理者，謂如來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性安住，法住法界，是名法爾道理。」

「總別者，謂先總說一句法已，後後諸句差別，分別究竟顯了。」
「自性相者，謂我所說有行有緣所有能取菩提分法，謂念住等，如是名爲彼自性相。彼果相者，謂若世間、若出世間諸煩惱斷，及所引發世出世間諸果功德，如是名爲得彼果相。彼領受開示相者，謂即於彼以

解脫智而領受之，及廣爲他宣說開示，如是名爲彼領受開示相。彼障礙法相者，謂即於修菩提分法，能隨障礙諸染污法，是名彼障礙法相。彼隨順法相者，謂即於彼多所作法，是名彼隨順法相。彼過患相者，當知即彼諸障礙法所有過失，是名彼過患相。彼勝利相者，當知即彼諸隨順法所有功德，是名彼勝利相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爲諸菩薩略說契經、調伏、本母，不共外道陀羅尼義，由此不共陀羅尼義，令諸菩薩得入如來所說諸法甚深密意。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汝今諦聽，吾當爲汝略說不共陀羅尼義，令諸菩薩於我所說密意言詞，能善悟入。善男子！若雜染法、若清淨法，我說一切皆無作用，亦都無有補特伽羅，以一切種離所爲故；非雜染法，先染後淨；非清淨法，後淨先染；凡夫異生於粗重身，執著諸法補特伽羅自性差別，隨眠妄見以爲緣故計我我所。由此妄見，謂我見我聞我嗅我嘗我觸我知我食我作我染我淨，如是等類邪加行轉。若有如實知如是者，便能永斷粗重之身，獲得一切煩惱不住、最極清淨離諸戲論、無爲依止無有加行。善男子！當知是名略說不共陀羅尼義。」爾

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：「

一切雜染清淨法，皆無作用數取趣；
由我宣說離所爲，染污清淨非先後。
於粗重身隨眠見，爲緣計我及我所，
由此妄謂我見等、我食我爲我染淨。
若如實知如是者，乃能永斷粗重身；
得無染淨無戲論，無爲依止無加行。」

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應知諸如來心生起之相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夫如來者，非心意識生起所顯，然諸如來有『無加行心法』生起，當知此事猶如變化。」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如來法身遠離一切加行，既無加行，云何而有心法生起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先所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，有心生起。善男子！譬如正入無心睡眠，非於覺悟而作加行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而復覺悟；又如正在滅盡定中，非於起定而作加行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還從定起。如從睡眠及滅盡定，心更生起；如是，如來由

先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，當知復有心法生起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化身，當言有心？爲無心耶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非是有心，亦非無心；何以故？無自依心故，有依他心故。」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所行，如來境界，此之二種有何差別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來所行謂一切種，如來共有不可思議無量功德，眾所莊嚴清淨佛土；如來境界，謂一切種五界差別；何等爲五？一者有情界，二者世界，三者法界，四者調伏界，五者調伏方便界；如是名爲二種差別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成等正覺，轉正法輪，入大涅槃，如是三種當知何相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此三，皆無二相，謂非成等正覺、非不成等正覺，非轉正法輪、非不轉正法輪，非入大涅槃、非不入大涅槃；何以故？如來法身，究竟淨故，如來化身常示現故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有情類，但於化身見聞奉事，生

諸功德；如來於彼，有何因緣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來是彼增上所緣之因緣故，又彼化身是如來力所住持故。」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等無加行，何因緣故如來法身為諸有情放大智光及出無量化身影像？聲聞獨覺解脫之身無如是事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譬如等無加行，從日月輪水火二種頗胝迦寶放大光明，非餘水火頗胝迦寶；謂大威德有情所住持故，諸有情業增上力故。又如從彼善工業者之所雕飾末尼寶珠出印文像，不從所餘不雕飾者；如是緣於無量法界方便般若極善修習，磨瑩集成如來法身，從是能放大智光明，及出種種化身影像，非唯從彼解脫之身有如斯事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如來菩薩威德住持，令諸眾生於欲界中生刹帝利、婆羅門等大富貴家，人身財寶無不圓滿，或欲界天、色無色界，一切身財圓滿可得。世尊！此中有何密意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來菩薩威德住持，若道若行，於一切處能令眾生獲得身財皆圓滿者，即隨所應，為彼宣說此道此行；若有能於此道此行正修行者，於一切處所獲身財無不圓滿；若有眾生於此道行，違

背輕毀，又於我所起損惱心及瞋恚心，命終已後，於一切處所得身財無不下劣。曼殊室利！由是因緣，當知如來及諸菩薩威德住持，非但能令身財圓滿，如來菩薩住持威德，亦令眾生身財下劣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穢土中，何事易得？何事難得？諸淨土中何事易得？何事難得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諸穢土中，八事易得，二事難得；何等名爲八事易得？一者外道，二者有苦眾生，三者種姓家世興衰差別，四者行諸惡行，五者毀犯尸羅，六者惡趣，七者下乘，八者下劣意樂加行菩薩。何等名爲二事難得？一者增上意樂加行菩薩之所遊集，二者如來出現于世。曼殊室利！諸淨土中與上相違，當知八事甚爲難得，二事易得。」

爾時曼殊室利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此解深密法門中，此名何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名如來成所作事了義之教，於此如來成所作事了義之教，汝當奉持。」說是如來成所作事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，有七十五千菩薩摩訶薩，皆得圓滿法身證覺。

解深密經

出版者：佛教正覺同修會

地址：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

電話：總機 〇一一 25957295（夜間）

傳真：〇一一 25954493
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九〇七二三四三

帳號：〇四六〇〇一九〇〇一七四臺灣銀行民權分行

公元二〇二〇年四月 恭印一萬冊

